踏访新时代边关

西藏岗巴：雪线上的故事写新篇

■李国涛 本报特约通讯员 宋伟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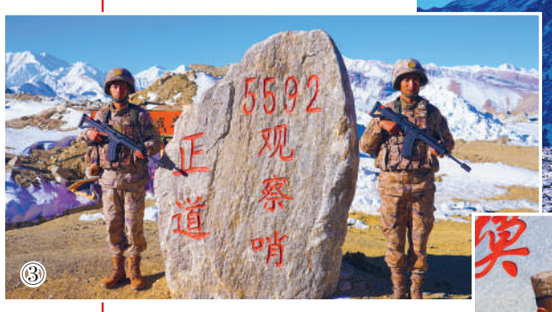
故事，发生在平均海拔超过4800米的雪线之上。主角，是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岗巴营官兵。

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没有刻意渲染的英雄，十几年来，岗巴营官兵将身边的兵言兵事记录成册，用一本本《岗巴官兵故事集》书写卫国戍边的热血青春。

岗巴的山很高、路很长，可这些故事没有被风雪拦住脚步。它们由冻土上的哨位开篇，在军嫂真情流露的演讲中回响，在老兵激情澎湃的课堂中延续，在众人望向雪山的目光里不断生长。就像岗巴的星光一样，映照着雪域边关，也守望着万家灯火。







图①：岗巴营战士迎风挺立；图②：新兵阅读《岗巴官兵故事集》；图③：海拔5592米的观察哨；图④：一名战士收集身边战友的故事；图⑤：老兵西热尼玛（右）带队巡逻；图⑥：《岗巴官兵故事集》。

韩自强、本报特约通讯员 宋伟坤摄

开 篇

那些坚持和付出，不知不觉书写了崭新的一页

岗巴营营史馆的玻璃柜里，收藏着几本《岗巴官兵故事集》，泛着墨香的纸页里蕴藏着几代官兵的守边足迹。新兵下连后，翻一翻册子，听一听过去的故事，是该营雷打不动的传统。

中士周柏町刚下连时，是出了名的“路痴”。别人走几趟便能熟悉的山路，他走了很多趟仍记不住。巡逻路上常起风雪，较低的能见度挑战着领路人的方向感，周柏町急在心里：“总不能一直跟在队伍后面，靠老班长带路吧？”

故事集里，老边防、一级上士马世胜的经历让周柏町看到希望。刚入伍时的马世胜连山形走向都分不清，巡逻时总是一头雾水。他不肯放弃，天天盯着地图和沙盘看，再到现地找感觉，半年后成了全营小有名气的“活地图”。

“既然‘老马’能识途，‘小周’也能认路。”为了认山形、辨地势、记路线，周柏町白天拉着班长一趟趟往山头上跑，夜里对着地图上的等高线一遍遍描。年底的地形学考核，他拿了全营第一，再次巡逻时，已是走在队伍前方的带路者。

“读一读战友们的奋斗故事，心气儿总能提起来。”几年前，二级上士罗旭峰来到哨所的第一天，心就凉了半截。风像刀子一样往脸上刮，夜晚躺在床上胸口像压了块冰石头。第一次站夜岗，他裹着大衣站了两个小时，腿冻得几乎失去知觉。

哨长周鑫看出罗旭峰的低落，找出故事集里的一张老照片——一面半人高的石墙旁，几名老兵簇拥在一起，其中一人正举着望远镜凝神观察。“这是咱们哨所最初的样子，风大的时候，几个人只能紧紧聚在一起取暖。”周鑫指着石墙说，“哨所虽然已经更新换代，可房子再暖和，也需要顶天立地的站哨人。”

罗旭峰没想到，自己总认为居住的营房条件艰苦，可这竟是当年的老兵们不敢奢求的。从那以后，他出操不再掉队。每当跑步喘得肺像要炸裂时，他的脑海中就冒出那面歪歪扭扭的石墙，咬咬牙又紧跟两步。如今，哨所建起保温性能更好的新一代营房，一砖一瓦里，都有罗旭峰亲手参与建设的印记。

《岗巴官兵故事集》接续有新篇。在全营发起的新一期故事征集中，下士刘刚强的故事高票入选。

刘刚强是名心灵手巧的水电工，常常天不亮就揣着扳手钻管廊、查管线。一次，为了抢修后山冻裂的水管，他在脚手架上蹲了半宿，手粘在铁管上，撕下来一块皮也没吭声。可得知战友们想要记录自己的故事时，他连连摆手：“我的岗位太普通了，何况自己的训练成绩也离领奖台差着一截，实在不够格。”大家却说：“平凡的战位，承载着不平凡的使命。”

不久前，新册子印出来，刘刚强的故事《岗巴营的点灯人》被收录进去，那句他挂在嘴边的话“让高原上的每一盏灯都踏实地亮着”，感动了许多战友。

几名新兵站哨之余抱着吉他敲着架子鼓唱响戍边青春，炮兵连一班率先冲上海拔5700米的山头完成任务……一个个滚烫的瞬间，为故事集不断续写着精彩章节。岗巴营的官兵知道，没有谁天生是故事里的主角，但时光不会遗忘每一滴汗水，那些坚持和付出，不知不觉书写了崭新的一页。

回 响

最动人的诗篇，是你守国我守家的双向奔赴

有关岗巴的故事慢慢走出雪山，传向了更远的地方。

这天，聚光灯打亮演讲台，军嫂王英讲述着她和丈夫平措达吉的爱情与守望，心绪像潮水一样翻腾。

故事的起点，位于川西一座城市的普通教室。那时，平措达吉总是悄悄把揣在兜里的奶渣糖塞到王英的桌洞，她渐渐对这个皮肤黝黑、朴实无华的藏族小伙心生好感。后来平措达吉参军入伍，两人把思念和牵挂写进一封封往来的信件。

一晃就是几年，军校毕业的平措达吉毅然背着行囊来到岗巴，戍守在海拔5501米的雪线之上，王英则留在家乡工作。视频通话常常因为信号不佳卡顿，寄出去的包裹要半个多月才到哨所，然而漫长的距离没有阻隔他们的爱情，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可接下来的一个个现实难题，还是让王英应接不暇。她一边赶单位的工作项目，一边完成在职研究生学业，还要筹办婚礼、装修婚房。那天，王英试完婚纱拍了张照片发给平措达吉问问意见，消息中午发出去，晚上才收到一句简短回复。满肚子的委屈堵在心中，她忍不住掉了眼泪。“这次不打视频了，我趁着放假上山，去看看他到底在忙什么。”王英悄悄订了一张前往拉萨的机票。

一路翻山越岭抵达雪域边关后，高原反应猛地袭来，王英胃里翻江倒海，脑袋像被重锤反复敲击。举目四望，连绵的雪山像沉默的巨人，带来一阵阵裹着冰碴的风。直到这时她才真切意识到，丈夫日夜坚守的地方，是一片连呼吸都要费尽力气的“生命禁区”。

车刚在哨所门口停稳，战友们便围了上来。有人抢过她手里沉甸甸的行李箱，有人举着氧气瓶送到她身边。平措达吉站在人群最后，憨憨地笑着，手里紧攥一束格桑花——那是他当天特意托人从山脚下的营部带上来的。看着一张张黝黑却真诚的面孔，王英连日来的委屈全被山风吹散了，只剩满心的温热。

那些天，王英仔细体味着平措达吉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哨所人数不多，巡逻执勤、值班观察、清理积雪……天刚蒙蒙亮，大家就起床忙碌，直到夜里，平措达吉终于腾出时间陪王英说说话。

窗外漫天繁星闪烁，平措达吉望着远山的轮廓，同她讲起巡逻时踩过的冰缝，生日会时欢唱的家乡歌曲，还有一次，大雪下了整整一夜，堵住了营房的门……她转过头，看着他被紫外线晒得紫红的脸颊，轻轻说道：“你安心戍边，家里有我呢。”平措达吉半天只憋出4个字：“辛苦你了。”

她开始读懂他的坚守，他也明白妻子的付出是另一种守候。几千公里的距离没有冲淡半分情意，反而让两颗心贴得更近。

前不久，学校组织演讲比赛，王英欣然报名。她想把两人相知相守的爱情故事，把岗巴的风、哨所的星，还有那些雪线之上的艰辛和不易，讲述给更多人听。说到动情之处，她忍不住哽咽：“曾经的我常常疑惑，距离是否会冲淡这段感情。后来的我终于明白，所谓岁月静好，不过是无数平凡的坚守者，替万家遮风挡雨。作为一名军嫂，我很骄傲，也会一直用心守护下去。”

比赛临近尾声，屏幕上突然播放了一段来自千里之外的视频——风雪中的平措达吉看向镜头送上真挚祝福：“我在雪域高原守护家国，你安心追逐梦想、绽放光芒！”

最动人的诗篇，是你守国我守家的双向奔赴。台下，有人潸然落泪，有人不停鼓掌。比赛金奖最终颁给感动众人的王英，她感慨地说：“这个荣誉不只属于我，更属于在岗巴坚守的每一个身影。”

延 续

记忆中的雪山，仍是心底最深的牵挂

脱下军装的老兵西热尼玛，如今走到哪儿，就把岗巴的故事讲到哪儿。从学校的讲台、单位的活动室，到老乡家的火塘边，曾经的滚烫岁月常常顺着他的记忆缓缓流淌，浸润大家的心田。

那年，西热尼玛带着战友们登上了海拔5592米的高地。那里没有道路，没有营房，只有终年不化的积雪和连日不停的大风。完成观察任务的同时，他们要在这片连飞鸟都不愿落脚的地方扎下根。大家从冻土中撬出石块，垒起一道半人高的石墙，勉强挡住狂风。

可要真正建起哨所，可谓难上加难。冻土像石头一样坚硬，大伙索性点火把土烤软，再一层一层向下挖。靠着这个笨办法，他们一点点“啃”出了哨所的地基。

如今的哨所早已焕然一新，当年那道半人高的石墙，已然静静留在老照片里。一次校园宣讲，听了建哨的故事后，台下的学生旦增赤烈举着小手问：“叔叔，那里那么冷那么苦，金珠玛米（藏语意为解放军）到底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西热尼玛笑着回答：“因为有你们呀，你们在校园里好好念书，金珠玛米在山上守着，再冷的风，大家心里也是暖的。”

记忆中的雪山，仍是心底最深的牵挂。再过一个月，就是哨所的“生日”。这些天，西热尼玛忙着整理包裹，晒得香喷喷的牦牛肉干、自家打的酥油、亲手搓的糌粑……他把家乡特产一样一样塞进箱子，准备寄给远方的战友。他的女儿坐在桌边，细数着学校孩子们写给哨所官兵的心意，一共31封带着爱与祝福的信件，要随着包裹一起翻山越岭。西热尼玛把每一封信轻轻抚平、理齐，一想到山上的战友读到这些信件时幸福的样子，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像西热尼玛这样把岗巴刻进心里的老兵，还有很多。

几个月前，老兵吴晨晨走进女儿的学校。站在讲台上，他说到在冰天雪地里潜伏成“雪人”的战士连睫毛上都结着冰碴，讲起外出执行任务时班长把最后一口热饭让给新战友……而故事最后，吴晨晨表达了深藏心底多年的亏欠。

曾经，因为繁重的巡逻执勤任务，他连跟家人通个完整电话的机会都不多。女儿总在电话那头软乎乎地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呀？”他只能愧疚地说：快了。

女儿刚上小学那年，在美术课上画了满满一片金黄的油菜花。放学后，她催着妈妈把画拍给爸爸看：“好想咱们一家人去看油菜花。”退伍回家后，吴晨晨终于带着家人去了郊外那片油菜花田。他举着相机给女儿拍下许多照片，想要把这些年缺席的陪伴，一帧帧补回来。

台下，女儿和全班同学坐得笔直，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里满是敬佩。吴晨晨说，他更想让大家明白，还有很多正在戍边的军人，心里藏着对家人的愧疚，因为他们选择把美好的青春，留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我在边关

数月前，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边防巡逻艇大队一级军士长马全胜刚刚结束界河巡逻任务走下船艇，手机屏幕忽然亮起，女儿马鑫茹在视频通话里兴奋地说：“爸，我这次阶段考核全课目成绩优良！”马全胜黝黑的脸上露出笑意。身后，他日夜巡守的额尔古纳河静静流淌，队歌《巡逻在额尔古纳河》的旋律仿佛顺着河水，在父女二人之间遥相回响——“北疆的国土茫茫绿色，奔腾着额尔古纳河；忠诚的水兵以苦为乐，日夜在守卫巡逻……”

蒙语里，“额尔古纳”意为“奉献”。29年前，刚满20岁的马全胜来到这里，成为一名戍边战士，此后，便把青春奉献给这条蜿蜒的界河。这里夏季蚊虫成群，冬季最低气温达到零下40摄氏度。一万多个日夜里，他驾驶船艇巡遍防区界河每一段航道，哪片水域暗藏碎石泥沙、哪处浅滩最易搁浅，他了然于心，是战友口中的“活地图”。

每年中秋节前后是马全胜最忙的时候，界河即将封冻，船艇陆续靠岸，他要带着战友们仔细维护保养每一艘船艇，确保来年高效巡逻。在马鑫茹的童年记忆里，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父亲的声音只是短暂出现在电话里，转眼又融进奔腾的浪涛中。

额尔古纳河流淌着赤诚的歌

■郑依然

马全胜总是冬天才能休假回家，马鑫茹常盼望着下雪，那意味着父亲的归期近了。马鑫茹6岁那年的寒假，窗外大雪纷纷扬扬，刚到家的马全胜没有休息，便陪着女儿一起完成学校布置的手工作业。两人在书桌前忙到深夜，一艘简易的船艇模型终于做好。后来这艘模型在班上获了奖，她骄傲地告诉同学：“这是我爸爸做的，他是边防军人，每天就开这样的船在界河巡逻！”

傍晚坐在床边，马全胜给女儿讲界河上的浪涛、坚守的故事，嘴里情不自禁哼起《巡逻在额尔古纳河》，那也成了马鑫茹心中最动听的旋律。小学毕业的暑假，母亲带着马鑫茹第一次来到父亲的驻地。走近国门，父亲弯腰擦拭界碑，轻声告诉她：“神圣的界碑是祖国边防的标志，我们坚守一天，祖国就多一分安稳。”那一刻，“家国”二字不再是课本上抽象的词语，而是父亲坚毅的面庞、奔流不息的界河，一颗保家卫国的种子悄悄埋在马鑫茹心底。

读高中时，马鑫茹默默定下目标：报考军校。备考的日子辛苦难熬，每次心中有些松懈，她就翻出和父亲在界碑旁的合影，顿时充满力量。当军校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家中，远在界河执勤的马全胜郑重叮嘱女儿：“既然穿上军装，就要扛起责任。”

如今，马鑫茹已是一名大二学员，清晨出操、队列训练、理论学习、体能考核……军校生活紧张充实。失落时她找父亲倾诉，马全胜说起戍边多年的体会：“成长没有捷径，一步一步踩实，才不会走错路，军人更是这样。”

父女俩有一份跨越千里的默契：马全胜巡逻归来，会在岸边捡一块光滑的河石或是一片干净的树叶，回家时带给女儿；马鑫茹在军校取得进步，也会第一时间向父亲报喜。从前她是父亲守边的“后方牵挂”，现在她要成为和父亲一样守护祖国的优秀军人。

夜色渐深、繁星闪烁，河面泛起细碎微光，马全胜站在码头望向远方，再一次轻声哼唱女儿最喜欢听的《巡逻在额尔古纳河》……

“青春哨所”话青春

■赵渊涛 本报特约通讯员 贾广宇



初冬，阿尔泰山南麓的风已经带上刺骨的寒意，水面漂着薄冰的别列孜克河，缓缓流过这里的水利枢纽——跃进龙口。60岁的李青春沿着堤坝一步步前行，裤脚沾着戈壁滩的细沙。

去年，从护边员岗位正式退休后，李青春没有选择留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部团场的安置楼里安享晚年，而是每天照旧准点从跃进龙口的值守点出发，重复着延续了19年的工作：巡堤坝、查水况、看边情。

跃进龙口毗邻中哈边境，既是滋养下游万亩良田的生命闸门，也是边境巡护体系里的重要点位。这里地处荒凉戈壁，环境恶劣，年平均6级以上大风天气超过180天，夏季蚊虫肆虐，冬季暴雪频仍。2007年，李青春的哥哥李清海已经在这里坚守了十余年，因常年身处寒冷潮湿环境，他患上严重的关节炎，已无法完成高强度的巡边护水工作。

看着即将无人值守的闸口与河道，李青春向单位提交了接替申请。但彼时的跃进龙口，只有一间简陋的土坯房，不通长明电、没有自来水，手机信号时断时续。

最初，妻子张晓芸无法忍受艰苦的护边守水生活，并不同意搬迁，李青春便独自一人背着铺盖卷去了龙口。汛期的连续强降雨天气里，他在堤坝上昼夜值守，顶着暴雨加固闸口；日常巡护时，他每天徒步数十公里，踏遍了沿岸的河谷与山坳。

等张晓芸带着换洗衣物来看望李青春时，发现他晒得黝黑的脸上全是蚊虫叮咬后留下的红肿包块。他指着奔腾的河水说：“这水是群众赖以生存的源泉，要是守不住，下游的庄稼、咱们的家都保不住。”看着丈夫憔悴的模样，张晓芸渐渐动容，她收拾好行李，搬进了戈壁河畔的土坯房，正式成为跃进龙口的编外护边员。

2010年开春，一场特大的融雪洪水席卷河谷，别列孜克河水位暴涨，裹挟着大块浮冰持续冲击堤坝，闸口随时可能溃塌。李青春夫妇和抗洪抢险队员一起扛沙袋、堵管涌，最终成功守住了堤坝，下游耕地和居民点安然无恙。

在长期值守中，夫妻俩摸索出一套适配当地环境的工作和生活方法：夏季用晒干的牛粪熏赶蚊虫，随身带着自制药膏涂抹皮肤；日常巡护堤坝时，同步观察边情动向，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报。他们还和周边的哈萨克族牧民守望相助、彼此照拂。努尔兰·吾力木的妻子分娩，李青春起早贪黑帮他们储备牲畜过冬草料；俄力扎别克·胡安什拜家的草垛突发火灾，李青春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扑救，将经济损失降到了最低。

这些年，李青春对跃进龙口的每一处险段、每一条沟渠都熟稔于心：哪段堤坝开春容易被融雪冲刷，哪个点位的闸门需要提前检修，他比谁都清楚。驻地连队官兵和周边牧民看着夫妻俩把整个青春都献给了这片边境河谷，便自发把值守点命名为“青春哨所”。团场还为“青春哨所”翻新了房屋，改善夫妻俩的戍守条件。

2024年冬天，当地遭遇持续2个月的大雪，通往龙口的公路被积雪掩埋，夫妻俩一度和团场失去联系。“屋里的煤快烧完了，干粮也剩得不多，外面的雪还在不停地下，说不害怕是假的。”张晓芸回忆道，“但往窗外看，堤坝安安稳稳，边境线静悄悄的，就觉得这点困难没什么大不了。”

时至今日，李青春夫妇已经在跃进龙口坚守了整整19年。夕阳斜照在别列孜克河的水面上，泛出一层柔和的金光。李青春和张晓芸在堤坝上并肩行走，身后的“青春哨所”静静坐落，守护着边境线的安宁，也守护着一方绿洲的祥和。

左上图：李青春和妻子张晓芸。

作者提供

戍边故事